

紅二付白翻

(孫月心磨)



龍書畫店發行

887.62

366.6

2

許三翻身

(孫月心著)



3 1774 8783 6

行發店書奮龍

月十年五四九一

許付三翻身

孫月心著

一 一個瘡疤一眼淚

『從小去放牛，挨餓又挨凍，十二去放羊，二十吃公糧。』

這是許付三自己過年的時候編的一個歌。他是林縣田家井行政村申家窪的，祖父父親都是個老實人，從小沒拿過人家一根柴火刺，光知道成天家在地裏受，腰彎得屁股比腦袋高，可是結果落了個『稀都溜光蛋』（窮光蛋）。父親時僅有的二畝地也被人家拍光了，祖父時還有一頭毛驢，以後被惡霸徐官拴偷去了！祖父去給他要，他用毒藥把祖父藥死了。父親一輩子給人家住漢們放羊，許付三四歲，父親砍柴把裸膝蓋砍斷了，東家說他沒用了，就把他卡了，父親就只好去要飯，他七歲時，父親餓死了。母親給人家掌了一輩子鍋，年老了沒用了，也只好抱着他的小兄弟去要飯，他十五歲時，也餓死了。大哥倒還年青力壯有用，也就走着父親的道路，給人家住漢們。

人家別人一生下就有宅子地，許付三一生下就有一根打狗棍，解開他的衣裳，滿身都是瘡疤，每一瘡疤，他都是流過一眼淚的，每一個瘡疤，他都是咬過一回牙發過一回

恨的，他死過幾個死，他能長成現在一個二十歲的小伙子，誰不說他是拾了個命呢？

二 要飯難

許付三長的和狗一般高了，就去要飯，晚上睡在廟裏或簷下，不管冷天熱天，都是一身開了花的單衣裳；冬天凍的渾身發青，滿身淨是一按一股水的瘡，但是他並不覺得冷，也不想法烤火，一烤就會像扎針似的狠疼哩！

他拉着棍子，『鼓出』（縮）着脖子往人家門上一靠，就喊大爺大奶奶，可是窮人沒剩飯，富的不可憐窮人，誰打發他呢？一天肚裏喝不了兩碗稀湯，身上倒要來了不少狗咬棒打。

一天他到許保長家去要飯，人家孩說：『你上這要，誰給你預備着哩？叫狗咬死你吧！』出出（喊狗聲）！一隻牛犢子般大的狗呼呼的跑來了，像老鷹撲小鷄似的一下把他撲倒在地下，一嘴咬破了他的腿，二嘴咬破了他的肩，三嘴咬斷了他的大母指，他在地地上亂滾，疼的娘呀爹的掙命的叫，可是那孩却在旁邊喊：『咬！咬！咬！』旁邊的人實在看不過了，就把狗攆跑了，那孩對這事，很不高興，就說：『誰叫你攆哩？我就是打算把他咬死哩！』許付三爬起來捂着咬斷的大拇指直哭，那孩說：『誰叫你來他家要哩？你還哭哩，咬不死也要打死你狗日的！』說罷就又拿着山楂粗的棍，狠打了他五棍，他的身上起了五道『布領子』（紅血印），他只好嚇的爬着走了，這天是下雪天，他一邊爬一邊哭一邊氣，心想：『日你娘呀！我大了非狠缺（毀）你一頓不行！』爬了一里地

，他疼的再也爬不動了，恰好一個人走過來，他叫給他爹掙了個信，一會爹來了，爹一見他渾身血糊淋拉的，就哭了，抱着他光說：『我的孩啦！活不了啦！』過了一天，爹見了許保長，說：『你孩真把俺孩不當人了，去要飯吧，不給就算了，幹嗎還叫狗咬？把俺孩打成這樣！』許保長一聽大怒說：『嘴！我不找你的岔，你還找我的岔哩？對！咱算算吧，你家大孩放牛，把我的柏樹啃了一嘴，這棵柏樹別看小，長大了得值好幾萬哩，你賠我三百棵柏樹吧！』爹一聽氣的了不得，這不是明詭人嗎？叫誰說說牛吃柏樹不吃？可是爹却又後悔得了不得，孩叫人打了，就吃個啞叭虧吧，說人家幹啥？看，惹下禍了不？爹就趕快賠不是，結果被訛了四塊錢。

從此後，許付三嚇得再不敢要飯了，心想幹啥也比要飯強。

三 放牛受折磨

七歲上他給李東家放牛，說好一年給一塊錢工錢。

這天東家叫他用大桶提水，可是他又小又瘦，還沒個桶沉，這怎能提上水來呢？東家的孩子李麻子却說他：『你吃的不少，連這點活也做不動，不打不成材！』就把他吊在小桑樹上，用桑條抽他，他哭着哀求說：『你後（別）打我了，你叫我怎！我就怎！』李麻子說：『我不打你，你得叫我一百爹三百爺！』他只好叫，一不叫就打，但李麻子一背過臉，他就擰着眉頭，咬着下嘴唇，輕輕的罵：『我日你娘！』他一直叫了一頭晌，才把他放下來。

他下來後，越想越沒法受這個罪，就哄李麻子說：『你後打我了，我去給你回家弄梨去！』李麻子說：『你得給我弄一小布袋！』於是他跑回家裏，這時爹已餓死了，他哭着拉着娘去給東家說，叫東家後打他，他哭，娘更哭的痛，可是却搖搖頭說：『我不去，咱人窮就沒理了，說也不頂事，你回去吧，叫他打吧，你回家來也要餓死！』他躺在娘懷裏哭了一陣子，只好回去了，因為他沒梨樹，他又不願落個偷，所以他沒摘梨，回去李麻子一見，可氣壞了，說：『你哄我哩，我打你算了！』就用屁股坐在他的頭上，打開他的屁股了，許付三疼的號着說：『你後打我了，我叫你爹哩，那怕我給你磕一百頭吧！』李麻子說：『對！你給我磕一百頭吧！』許付三沒法只好給人家磕，他一磕，李麻子就卡着他的脖頸，往地下一捺，他的腦袋被碰破了，血流的嘩嘩的，許付三哭，李麻子笑，並且說：『破了？我給你治治，尿止血，我給你尿到頭上吧！』於是就照着他的頭嘩嘩的尿開了，他氣的想：『我長大了，非餓死不行！』尿罷，李麻子說：『你沒摘梨來，罰你三頓不吃飯！』事後，他見了老掌櫃說：『你後叫少掌櫃打我啦，看打死我！』老掌櫃却把眼一瞪說：『哼！打你是你不好！』

這天犁地哩，老掌櫃扶犁他牽牛，牛一歪塌『克躍』（響）了，老掌櫃說他不正經牽，就用鷄蛋粗的鞭桿劈頭夾腦的打開了，鞭桿打斷了，就用皮鞭抽，一抽一扯一層肉，打的身上『紅刺外』的，他說他再不敢了，老掌櫃才住了手，罰他一天不吃飯，餓的他光吃生榆葉。

他和豬，是吃『小鍋飯』的，東家用圓圈粗鐵往開水裏一拌，這就算是他吃的飯，剩下的就喂豬，他盛上後，李麻子還要往碗裏吐幾口痰，他才能吃。他再餓，可是嫌又

粗嚙不下去呀！所以他至多只能吃兩碗，餓的沒法，就偷偷在村裏要口熟糲湯。這天他去山上餓的不能動了，躺在地上，老掌櫃看見了，一句話沒說，捉着他兩個胳膊從堰上摔下去，這個堰有兩丈多高，一下把他摔的死去了，但是老掌櫃却連第二眼也沒看，只管攆着牛走了，從吃罷早飯一直到晌午他才醒過來，過來過去的人却也不少，可是沒有一個人管他。他緩過來後，就又到牛跟前，對老掌櫃說：『我重給你放肥！』可是人家黑纏着個臉，光躁着腳說：『滾滾滾！』他一見人家不用了，就給他要那一塊錢工錢，可是人家說：『你就不值一塊錢，我沒打死你就算好的，你還要錢哩！』

他在他家挨打受餓，他成天家光想怎樣對付東家，東家打他，他就打牛，東家不叫他吃，他就把牛趕到乾河裏，叫牛吃石頭子，爲了少挨打，他說我叫你爹叫你爺給磕頭幹啥也行，可是心裏却想：『我長大了，非狠缺你不行！』所以他成天家盼着長。

以後他又放了兩年牛，但是天下第一家一般狠，到處是挨打受餓，他想我再不放牛了，幹啥也比放牛強。

四 放羊的比羊還可憐

以後他給另一個李東家放羊，說好一年一百七十元。

提起放羊，真是『七十二行，除了趕腳不放羊』，放羊就沒個陰晴天，下刀子也得去外邊，整天家在山上『喫喫』，『東坡上，西坡上，凍了左臉凍右臉』，下雨了，怕水沖了羊，人家『種地的往回走，放羊的往山頭上走』，一淋一身水，十天八天不得鬆

論吃穿，東家吃搗飯，他喝糠湯，還不叫飽，說放羊輕閒省力氣，上山不給帶乾糧，也不給送飯，喝口水，跟羊一樣要爬着喝，他『梧蹬』（幹）一年，鬧不上穿，沒鞋穿，他就檢人家的破鞋，自己拿來補補縫縫的窮對付。

他最怕狼，大山上狼直個竄，黑夜狼直個吼，他害怕，可是有誰管理他呢？狼來了，他不能跑，要護羊，晚上不能好好睡，要看狼，一天晚上他在羊棚上邊睡，忽然來了兩隻狼，鑽進棚裏，吃了七隻羊，格吱格吱的連皮都吃，嚇的他連氣都不敢出，東家還罵他不辦事，爲了嚇唬狼，以後他學會了吹橫笛和拉絃子。

一次一隻羊得了邪氣病（霍亂）死了，東家嫌打血打壞了，下工時，東家扣了他的全部工錢，他氣的說：『你不給我工錢，我給你打官司去！』可是東家却說：『你去打官司！我一耳把子搗死你！』他氣的真想和他打一架，可是他仰起臉來看看東家，他還沒有人家大腿高哩，所以他只好嚥下這口氣，又把『大爺』叫了好幾百，東家才賞給他十塊錢！回家的路口，他捏着這十塊錢，一邊走一邊哭！

從此後，他覺得本地人受的傷，『到外邊大概好點吧？』他決必要離開家。

五 外邊還是不能活

十三歲時的冬天，他一個人要着飯去到高平找他大爺。

這天他去到一個煤窯裏，見人家吃米飯，他想走到那裏不是好吃飯哪！就說道：『

我給你們當小工要不要！』工頭看了看他，說：『要！』他喜的沒法，心想到底是外邊人好。

可是他想錯了，他一天家給人家扯煤，還不叫他吃飽，也不給工錢，說他是要飯的，要他就算不錯，人家動不動就說不要了，工頭成天家罵他：『啥也不會做，光會吃！』還常常打他。一次，他扯煤沒扯好，煤塊把他砸在下邊，他疼的直爬不出來，工頭也看見了，把他打了兩鐵錘，並且說啥也不要他了。

他哭着走出來，心想還是找大爺去吧，可是去到大爺那裏一看，大爺並沒發了財，也是窮得沒辦法，許付三後悔了，出來幹嗎呢？還不都是受窮嗎！

六 找到了自己真正的家——八路軍

這天有三個走路的八路軍，晚上宿在大爺家裏，這三個兵問他多大了，是那裏的？還一直跟他鬧着玩，許付三心裏想：老兵不是好打人嗎？怎麼這老兵這麼好？一會人家吃蒸饅頭，許付三跟他們玩的也不害怕了，就結結巴巴的說：『能叫俺吃個吧？』那個兵笑着說：『能！軍民是一家人！』順手塞給他兩大白饅頭。

剛睡覺時，大家越玩越熱（親熱），兵們說他：『小鬼！』一個兵忽然問他說：『小鬼！你看着咱這隊伍好不好？』他說：『可好，咱真頭一回見這麼好的隊伍！』那個兵說：『你願當咱這兵不？』許付三喜的瞪着小白眼說：『你們要嗎？』那個兵說：『要，不要你還要誰！』他說：『對！咱可說啥算啥，誰要不要了誰是王八！』兵們拍着

手哈哈笑着說：『對！對！』

這一夜，許付三喜的不斷蹣跚起腦袋來，看看窗子亮了沒有，第二天他便跟着這三個兵走了。

他到了連裏，蘇連長叫他去連部裏當小鬼，開始時，他幹點啥也是『古古出出』的，小心的光怕這個步有響聲，可是過了幾天，他覺得全連的人都好的和那三個兵一樣，於是許付三就舒展開了，不是唱就是跳，不是跳就是裂着嘴傻笑，他就不怕人家不要了。

同志們待他可好哩，你不給他耍，他還要給你耍哩！他到班去，大家不是歡迎他唱歌，就是故意想個字難他；在操場上，大家打球最好耍他，還好抱他舉他，卡他的脖子怪痛；連上的同志們，是把他當小兄弟看待的。

蘇連長呢？待他真比爹娘還親，連長買個花生哈的，還叫他吃，他不在屋，也總給他留一點，他頭一次去連上吃蒸饅時，蘇連長問他『在家吃過饅沒有？』他說：『沒吃過！』蘇連長笑着說：『你沒吃過，這回可管你一頓！不行你就一手拿兩個吃吃！』蘇連長天天教他認字，他學會一個字，蘇連長就高興得了不得，大聲的笑着說：『你好好學吧，學好了，我這個連長讓你當！』蘇連長常動員他不要想家，說早晚要到你家鄉那去，你家沒啥吃，離家近了，可以給你家送些糧食去，可是他頂不服氣這個話，說：『這就是家嗎，我想啥家哩？』一次打仗時，連長怕他累，還給他揹着乾糧袋，槍一響，他害怕得光爬在地上不敢抬頭，蘇連長就說：『你別怕了，我給你唱個歌吧！』可是他還怕，蘇連長就問他：『你敢打槍不？』他說不敢，蘇連長就把他領到一個山崗上，

打了一槍，叫他扛，他說他怕『坐』，蘇連長說：『不怕！』就給他頂上子彈，用手摀着他，他這才抖抖矜矜的用手去摀，一摀槍響了，一點事也沒有，從此他就敢打槍了，又因為聽槍聽慣了，所以打仗他也不害怕了。

許付三說：『我一當八路軍，就算解放了，因為我也有個家了，有人給做主了，沒人打沒人罵了，吃的飽穿的暖，有被子蓋，冬天有棉衣穿了。』

他剛剛當了十一個月兵，這天黑夜行軍，一下牲口把他擠到一個乾井裏，他的腿碰破了，連長趕快叫人把他撈上來，又把他抱到牲口上說：『小鬼！不要緊，別哭！』可是從小愛哭的他，這回並沒哭，他想：『這算啥！這又不是誰欺侮咱！』所以他只是緊緊的咬着牙。

到了宿營地，連長親自給他摸藥水，並且說：『我沒照顧好你，把你擰着了，上點藥，幾天就好了，別想家！』以後因為碰破的成了瘡，那時高平還是游擊區，蘇連長怕把他丟了，就叫四個同志，用簸籬抬到他大爺家。蘇連長對他說：『病好了就趕快回來！』並且給他留下了二百一十斤小米和白麵，六斤鹽一斤海帶，還有四百塊錢，許付三很不好意思，他想：『我有啥功呢？，給留下這麼多東西！』

七 剛解放又跌進火坑

在大爺家，他急着叫瘡好，可是瘡偏不好，待了兩個多月，瘡還沒完全好，他就拄着棍子，一拐一拐的去找隊伍。找了七天，沒找見半個影，向誰誰都說沒見，他急的直

哭，他想：『剛找到個家，又沒了，以後再沒人叫小鬼了，』第八天上，碰見一夥五十三軍，老兵問他是幹啥的，他說是要飯的，問他爲啥裏面套着八路軍的軍衣？他說：『誰知道呢？一個老兵給俺的！』人家就把他綁了起來，帶到連部裏，問他是不是八路軍的探子？他說：『一個窮要飯的，怎會當人家的探子！』人家打了他兩耳把子踢了他兩腳，他說：『你砲（打死）了我，我也不是探子！』他這時想起蘇連長對他說的話：『見了中央軍，打死你你也別說是八路軍，你一說就沒命！』他想：『那天攻俺的，不就是你們來，等我出去了，找到蘇連長，我非領着隊伍來，把你們缺了不可！』審了半天，他死也不承認，他們沒法，也就算了，半夜裏，他偷竄了。

他跑回大爺家，又叫叔伯哥找了兩天，結果聽人說：『隊伍早走遠了。』他哭了好一會，想在這裏不也是受罪呀！所以第二天他就回家了，走了一路他哭了一路。

到了家，娘問他怎麼回來了，他說着說着又哭了。娘見他個子也長了，人也胖點了，就對別人說：『俺孩當了八路軍，人家給養大了，也懂得人事了。』

他回來後，窮人說他懂得人事了，聶人說他學壞了。

惡霸許官拴，見他懂得人事了，怕他報藥死他祖父的仇，就報告四十軍說：『許付三當八路軍回來了，搯回了一根槍！』於是四十軍軍法處，就把他綁到小店審問他。

過了三次堂，人家用槓子壓他，用麻鞭打他，打的他渾身發腫，血殷殷的，腿都壓破了，並且還說：『你不說，就槍斃你！』但是他記住了蘇連長的話，就是不承認，他只是咬緊着牙，壓他打他，他也覺不着怎麼疼，只是手指光發涼，涼涼的一會就啥也不知道了，於是人家就用冷水把他噴過來。

以後軍法處把他押在監獄裏，這是夏天，兩間屋裏押着七十多個人，白天光叫坐着，晚上光叫躺着，說：『躺一躺（白天），兩鋼槍，站一站，五十板。』晚上躺不下，就叫他們底下躺一層，上層再人疊人躺一層，晚上不叫出去解手，只好尿在褲子裏或鞋裏，白天再把褲子涼乾，晚上再尿；要想出去尿，得『賣尿』，『尿一遍，五塊錢。』看監的，叫他們是『羊們』，因為人家想了一個好『外快』，在地上撒了一層麥糠土，叫他們給糠成糞，隔十來天，麥糠土溼的黑糊糊的了，就出出圈再墊一層。監裏平均每天都要死一個人，但是人家非隔十天才抬，說不臭不抬，因此監裏臭的蒼蠅直哄哄，打也打不散，『犯人們只好用手捂着嘴喘氣。吃飯，每頓四個人兩碗飯，飯碗多時也不叫洗；沒水喝，喝的沒法了，就叫看監的『官長』或『大爺』，人家高興時，才給端點洗鍋水或冷水來喝。

他好哭，但他在監裏沒哭過一回，他只是想：『我沒投降，以後蘇連長見了我，不知多高興哩！』

押了他有一個月，他娘借了一百塊錢，才把他買出來。

他出來時，簡直成了小黑鬼了，瘦的像用麻桿綁成的架，渾身上下貼着一層黑紫泥，眼呢，說看着了吧，就是看不見路，說看着了吧，也看見到處是白花的，他只覺得昏昏的像過飛機，他回家，該往西走，可是却往東走開了，三十里路，他走了兩天才到家。

八 要想不喝湯，只有來反抗！

他回家後，就又重新拿起了羊鞭，給人家放羊，一直到十九歲。

他在八路軍裏當了一陣子小鬼，他的個子長大了，他的反抗性也長大了，他說：你越軟，人家越欺侮你，你越反抗，他越不敢怎麼著你。

這年，他給張東家放羊，東家光叫他喝糠湯，他上山後，東家晌午就偷着做油餅麵條吃，他心想說：『對！你吃麵條，我就吃羊肉！』於是他拾了半塊鍋，在山上殺了二隻羊，吃起炒羊肉來，晚上回去時，東家坐在一邊喝開水，許付三却在一邊黑著臉，東家以爲他不願喝糠湯，就說：『不都是個人哪？你不吃糠吃啥？你看我光喝開水！』他却撇着嘴冷笑說：『我呀，我連開水也不喝，光吃羊肉！』東家一聽，出去數了數羊，回來任哈沒說，第二天清早，糠湯裏也下上點米了，泡青了，羊肉不能吃了，東家就又光叫他喝糠湯，他說：『對！咱就別一別！』快晌午時，他就把羊一圈，悄悄回到家裏門外聽着，麵條做好了，他進去掀鍋就盛，東家不叫他盛，他把碗一賴，用手指着東家說：『你不用甭，真要甭起來，你差的多！』東家怕他毀羊，這才叫他吃開了。但是沒過幾天，東家說：『沒吃的，你去吧！』他說：『你想不用就不用，我要不叫四十軍來把你的地窖挖了，那才怪哩！』東家這才吓的不敢不用他了，並且以後再不敢叫他光喝糠湯。

但是他的工錢，還是一百多元，弄不上穿，更養不了娘，十五歲時，娘餓死了。從

此世界上再沒有一個替他擦淚的人了。

九 翻 身

去年四月裏，老日子來『掃蕩』了，四十軍投降了，八路軍到了兩山。

這天，許付三正在山上放羊，被老日子把他捉住了，他又是作揖又是磕頭，裝着怪可憐的勁頭，可是他心裏想：『非缺你一下不行！』於是老日子就叫他當苦力，揹着十三條手槍子彈，一件大衣，四筒罐頭四盒餅乾，並且叫他往陵川領路，他心裏暗喜道：『對！西山上八路軍，非叫他打你一個游擊不可！』於是他就往小山路領開了，老日子走幾步，摔一脚，一領領到一個懸崖間，下邊是道老乾河，上邊是條光龍人走牲口不能走的小路，老日子正鬧着說：『不能走的！』忽然敵人後邊部隊走火了，槍一響，前邊的老日子以爲中了八路軍的埋伏，就亂起來，嘩！一匹洋馬和一個老日子，從懸崖上掉下去摔死了，許付三地理熟，趁亂跑了，跑到一個山頂上躲在一個堰窟窿裏，他坐在大衣上，吃着餅乾罐頭，看見老日子亂糟糟的，在山裏轉了一天，就是出不去，他樂的直想笑出聲來，他說：『我頂數這一天高興了！』

這天，有兩個兵從旁邊走過來，許付三看他，他看許付三，看了半天，許付三說：『你不是陳班長？』那個兵盯着他說：『是呀！你怎麼認的我？』他說：『你忘了？你們打球光耍我，可刻薄哩！』旁邊那個兵說：『嘴！這不是以前咱連部那個小鬼呀！』於是三個人坐在一塊又笑又吵鬧了一頓，他問：『蘇連長呢？』說『調走了，升成營長』

了！『陳班長問他這陣子幹啥哩？他說着說着又哭了，最後說：『這可有咱窮放羊的時候光了，可熬出來，我跟你們走吧？』陳班長說：『別忙！你先在家裏給咱辦點大事，聽說四十軍在這裏積存着很多槍，你知道那裏存的有？』他說：『這個呀？我知道的可多哩！我早就留這個神，光給咱八路軍留着哩！』

第二天，他領着幾個八路軍，向譚蛟嶺出發，譚蛟嶺住着一個投降了的四十軍的副官和一個護兵，他們是派回來挖槍的，他們有一把盒子一把八音子，還藏着一挺機槍，八枝步槍。他們一到，許付三先進了副官的屋，他倆正瞎午覺哩，他偷偷的把盒子槍摘下來了，他剛一出門，陳班長喜的給他敬了個禮，其他同志也樂的想笑，可是他卻小聲的說：『後（別）！後！』於是大夥一下擁進去了，連人帶槍都弄到了，他帶着軍隊弄了半個多月投降了的四十軍積藏的資材，光那一回，就挖了三十多箱子彈，二十多箱銅砲子彈，七百多身大衣，以後他又把自己得的老日子的十三排手槍子彈，一件大衣，和自己在山坡上拾的二百九十三排子彈，完全交給了縣政府，政府獎給他米，他不要。

以後他病了半個多月，陳班長那夥隊伍打仗去了，好久沒回，於是他就自動到臨淇區當了偵察員，他裝給敵人送乾草送米，給敵人支差，想盡了辦法來探聽消息，有幾次胡擄隊出發，遭受咱們埋伏，就是他探來的消息。給敵人支差，眼死的人，成天家幹還要挨打，他支差服活，成天家偷站着，敵人剛要扯臉他就裝着幹的怪兇的，因此，他落了個『好苦力』。那次他裝給敵人送給養，送去二十斤米，他在半路上往米裏尿了一泡，到了後，敵人說米裏糞了水了，不要，他說：『誰知保長怎鬧的，咱這樣辦吧；二十斤米算十八斤吧，米再濕也不會脫二斤秤！』敵人喜的沒法，說他是『大大良民』。可是以

後時間長了，敵人也懷疑起他來，這天他提着瓶子挽着籃子去了，一個胡擲隊問他來幹啥哩？他說俺大爺發喪哩，來買點東西，可是那個胡擲隊一口咬定他是八路軍的樣子，把他吊在樹上，打了個半死，可是你打多少棍，他總是那句話：『我是茶店放牛的！』因爲他在臨鎮上爲人好，所以一會有許多人來保他，他這才被放了，就在這天晚上，胡擲隊出發，被咱打了埋伏，那個胡擲隊被咱捉住了。他把那個胡擲隊，也吊起來打了三頓，（因爲打俘擲，以後他受到批評。）並且說：『你狗日的瞎眼了，誰說我不是八路軍？我就是正牌的八路軍！』

十 擁護老許

他工作很好，但有個發愁事，他說：『我解放了，俺村老百姓還沒解放哩！』那時田家井大特務惡霸申德甫，組織了一個壓迫窮人的會，他恨的沒法，就趁着照看的機會，圍攏了一夥子窮人，暗中組織了一個新農會。

今年臘月裏，村裏把他請回來鬧鬥爭，他在回來村的路上，可高興哩，心想：『日他娘呀！可報報仇吧！』他剛一到村，一堆窮人攔來了，第二天馬上就把惡霸許官拴門了一火，他們開鬥爭會，也沒規矩也沒主席，就是糊塗把許官拴往當中間一推，大家就鬥開了。他上山十幾天的功夫，大小鬥爭了八個惡人，田家井的天晴了。因此他被選爲田家井村農會主席，區農會還聘他當常委。

他當農會主席，死死的記着了這麼一句話：『站在羣衆立場上。』他說：『我知道

我是幹啥的。』他在村裏從沒自己單另做過飯，老百姓吃糠他也吃糠，老百姓喝湯他也喝湯，他說：『人家叫咱吃一樣飯，是把咱當成了一家人，咱要是單另做飯，就和老百姓分了家了；咱也就沒啥用了。』他發動羣衆，是隨着羣衆的勁來，羣衆向上起，他就起在頭裏，羣衆不向下接，他說：『余光同志不是唸道，毛澤東同志說：火着了，就不能澆水了。』

他鬥爭很堅決，誰收買他算是收買石頭人了，袁東家退租時，他領着一夥子佃戶去給他算賬，一到家，袁東家滿臉是笑的說：『許主席來了？快坐！抽烟！』又對家人說：『咱那個瓦缸裏還有點麵哩！快去做點麵條來！』許付三說：『對！多做點，咱這放犂的，吃的多。』但算賬時，許付三認真的很，少一點也不行，袁東家雖然很不痛快，但想：『不怕，他吃了好飯，嘴就軟了！賬算好了，麵條也端來了，他却走到院裏，對佃戶們說：『你們不是沒吃過麵條？快來吃吧，多的哩！』佃戶們樂的吃起來，他却站在二邊，連口湯也不喝，袁東家氣得光在一邊黑綳着個臉，直個來回轉，一會，他把許付三拉在一邊說：『你看咱都是鄰居背舍的，就不能少退點呀？我給你三百二百吧！』許付三說：『那不行，你少了還不給三千？』袁東家把嘴一撇說：『我要是給你三千，不跟全退一樣呀？』許付三說：『那誰叫你給我錢哩？你少搗鬼，該怎樣退趕快怎樣退！』，又一次，他到貪污了的張閭長家去算賬，張閭長也是說：『快趕麵去！湊巧，今天（剛從合溝割了點羊肉來，炒點菜。』他說：『對！』一會麵條羊肉端來了，他站起來說：『走囉！』張閭長急的說：『給你做好了，你不吃，你嫌賴哩！』他用手指着自己喉嚨說：『不是嫌賴，是俺這吃粗糠的喉嚨，嚥不下麵條去！』張閭長說：『你不貪』

吃些肉？」他說：「俺這放羊的，就不能聞羊腥味，再說，咱從小沒吃過羊肉，不知怎個吃法！」

這天，開罷羣衆會，大家在一起閒扯，工作人員說：「你看咱村翻身了，人家付三出力不小，是功臣哩，咱們給他安安家吧。咱村公地也不少，他家裏現在三口人，往前他還不娶個媳婦？分給他五畝吧。」他却急着說：「可不要！」但農會副主席接過來說：「他不要五畝，村南有三畝頂好的公地，分給他吧！」他却說：「不行！二畝吧！俺哥給人家住漢們，工資也增加了，解放了，我吧，吃公糧哩，解放了；俺兄弟在家，分給他二畝地，也就解放了！」農會副主席說：「不管怎樣，你的地不夠種呀？多分個畝兒八分的怕啥？」他說：「地不夠種，我不會開荒？我只怕多分了，叫人家說咱幹部自吃（私）自利哩！大家都受窮，叫我一個人吃好飯，我也吃不下去，大夥都翻身了，還丟下我了？」他這一陣話，說的大家光是點頭說：「對！」忽然孔法棠像想起了件太事似的說：「說正經的，我給你介紹個大閨女吧！才十八，」他却把臉一紅，一連串說了好幾個「不！」但他也沒說別的反對的話。

許付三，今年才二十歲，看外表吧！瘦瘦的，小個子，黑黑的，白眼皮一翻一翻的，他的胳膊最愛一甩一甩的，像扔石頭打羊，還不是個放羊的呀！可是他的工作却使老百姓們說：「擁護老許！」

第三分冊現已出版

中國文選

新華書店發行 定價八十元

「一個革命幹部，必須能看能寫，又有豐富的社會常識與自然常識，以為從事工作的基礎與學習理論的基礎，工作才有做好的希望，理論才有學好的希望。」（毛澤東對本書的序言）本書就是爲了普遍提高大眾文化知識而編出來的，因此它搜集的文章不像一般舊教科書，而是以大衆迫切需要的自然知識、抗戰故事、名人傳記、軍隊生活以及日常應用文、古文註釋、標點符號……等等。並爲幫助了解文章內容與學會文法的應用起見，每課備有全文要旨，指示本文主要内容；章節大意，說明每段中心；並有對生字難詞的註音解釋；每隔若干課附有文法，專講詞句之組織，文章之結構……等等。實爲文化課中的優良讀物。

復仇火燄

巴夫連柯著
茅盾譯

這是一部驚心動魄用血肉寫成的蘇聯伊爾曼湖森林地帶游擊隊長壯烈犧牲以後，另一個描寫當游擊隊繼續領導着這枝隊伍，在敵人的瘋狂的守林老頭子，以鋼鐵般的意志和新的姿態，繼續領着這枝隊伍，在敵人的瘋狂的圍剿，繼續領着這枝隊伍，在敵人的瘋狂的復仇的火焰下，不分晝夜，巧妙頑強的打擊和困擾，使得殘暴的德寇陷在游擊戰爭的火海裏，不敢吃，不敢喝，怕小聲說話，黑夜裏，怕大聲呼喊，也怕小聲說話，表現了可怕的客態。作者蘇聯當今一位有名的作家。全書由茅盾先生精心譯出，實爲我們中級幹部一本很好的文藝讀物。

新華書店發行
定價十五元

許付三翻身

著者 孫月心

出版 翰齋書店

發行 翰齋書店

定價 元

一九四五年十月

82
124873



定價四元